



编者按

今年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、湖北文坛“三老”之一碧野先生诞辰110周年，本期东湖副刊特刊发湖北几位资深作家纪念碧野先生的文章，敬请关注。

# 您是一颗耀眼的文学巨星

□ 李传锋

我见到先生您还是40年前，在武昌紫阳路一处破旧小院子里。当时您刚从干校归来，一家人挤住在两间小房子里。您用满脸微笑迎接我们三个新来的大学生。那时的您，年届花甲，却还是那样年轻。要知道，您参加过北平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参加过“左联”文艺革命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又满腔热情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，虽遭受了几年干校的磨难，但您脸上仍然洋溢着自信与喜悦。当时，在刚踏入文学之门的我们眼中，您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
1961年，您感悟毛主席“南水北调”的宏伟构想，从北京来到我们湖北，在丹江水利工地深入生活。当时正值“三年灾害”时期，您和工人一样住工棚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丹凤朝阳》。

您热情歌颂着第二故乡，您对湖北的最大赠予，除了您的黄金岁月，便是长篇小说和一篇篇美妙的散文。您关注时代脉动，深入现实生活，上世纪60年代，神农架还未开发公路，你徒步采风，一座山一座山走，走了600多里山路，创作发表了著名散文集《情满青山》。随后您又去仙桃、天门，一个坑一个坑走，一个湖一个湖看，出版了散文集《月亮湖》。

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篇章里，您是一颗耀眼的巨星。您写过很多长篇、中篇和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，尤以散文影响最为广泛。在中小学的课本中，《追羊》《天山景物记》《七月的天山》《迷人的夏季牧场》《雪路云城》《山泉水暖》等等，都是学生最爱的名篇。数十年来，您一直是“课本中的作家”。

我有幸和您在一个单位工作，经常向您请教写作。您是良师，是益友。您谈和茅盾、巴金的交谊，

谈和臧克家、方毅的友谊，让我感动和敬佩。您回忆在鄂西北采风的的日子，鼓励我要多写熟悉的故乡，多写美丽的少数民族。后来，我的写作有了一些成果，您鼓励我，亲手写了推荐信，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您对文学青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，对农家子弟有一份柔情悲悯。您从不居高临下，言语间总是充盈鼓励和关怀。晚年，您痛失爱妻，稍感孤独，我去看望您，多数时候是我在听，您在讲。我一直在后悔，为什么当时就没把这么多谈话记录一些下来呢？您有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、极丰富的人生阅历，您所讲的是珠玑心血，是人生智慧，是十分精彩的文学创作谈啊。

先生您十分关心国家大事，关心湖北省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工作。我曾为继续搞专业还是转行从政而犹豫不决，先生您断然支持我从政，还说：“我了解你，文艺界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。”我偶然在您面前袒露一些委屈，您鼓励我说：“一个人只要正派，积极，不谋私，没有搞不好的事。”

四十年前，以《今古传奇》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热潮从湖北勃兴，搅动了全国文艺界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纷争。今天看来，其实是对“极左”文艺思潮的一次反叛，也是新大众文学的一次成功预演。读者十分喜爱，有些人物却不理解，我把这些苦闷向您袒露，先生您勇敢地站出来，担当我们刊物的顾问，为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。

我们在一个机关工作数十年，我从没听您提出过有关生活、待遇、子女安排的要求。先生您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名气，是靠您的作品和人品形成的，和某些名士相比，是一丁点炒作和商业味都没有的。您在北京有那么多的领导和朋友，但从从不占用

行政资源为自己服务。晚年，您还安静地住在东湖边一幢旧楼里，沉醉且徜徉在您的文学王国里。冬天没有暖气，夏天不是很通风，那靠窗的木桌，就是您的花园与战场。后来，省政府给调剂了一处新房，您也不肯搬迁，您说：“你看周围这么多邻居都住得好的么，离开了他们，我会不习惯的。”您直到93岁去世仍住着老房子，和周围的居民相处甚欢，成了慈祥的“黄爹爹”。更让人感动的是您临终前几小时还交给女儿500元钱，那是捐给汶川大地震的“特殊稿费”。

先生您是大作家、名作家，是革命家，有老资格，却从不居功，从不计较宠辱得失。每每想起您，除了那些精彩隽永的作品，眼前总是浮现出您真诚的笑容和弥勒佛一般的身影。您勤奋创作，洞察世事，谦和低调，和善圆融，达到了很高境界，是一种大智慧。您的写作总是贴近时代、贴近生活。您一生遵循着正确方向，唱响主旋律，传播正能量，用作品描绘劳动人民，用作品反映了百年中国历史，始终践行着自己的座右铭——“我讴歌的是希望和光明”，给文坛后辈树立了学习的好榜样。

寿至耄耋，先生本可以翻越百岁青山的，您走得匆忙了。巨星陨落，但光芒永恒，您的道德与文章将如青山永在，碧水长流。在您90岁寿辰时中国作家协会会送来花瓶题字“仁者寿”，是对您一生很好的概括。在碧绿原野的暮途，有一捧盛开的鲜花迎候着，省政府也授予您“湖北省终身成就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

近年，省政府拨款整理《碧野全集》，2026年即将出版，您的爱女黄铮亲自参与编辑工作。皇皇巨著20卷，这是对先生您最好的纪念。

与心中的文学偶像碧老住在同一个院子——武昌紫阳路215号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三位后生一起去碧老家拜访。他身材敦实，脸盘圆大，满面笑意，目光里全是亲和慈祥，恍若弥勒佛。他热情地欢迎我们，他说到他原名黄潮洋，老家在广东大埔。早年在北平时，与谷牧接触多，在他领导下工作，在他引导下走上文学之路。其他还记得说了些什么，我现在有些模糊了。只是还清晰的记得他的书桌玻璃板上，压着一张16开的报纸，上面是中国文坛大家臧克家先生用毛笔写给他的一首七律诗。当时，这让我顿时眼睛一亮。

工作之余，我也写点东西。我曾把登载有自己作品的样报呈碧老阅看，请求指导。他那么忙，但没有丝毫为难之态。不几天，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。登门后，碧老展开信纸，原来他已用钢笔写下了对我作品的印象和建议。他的肯定和鼓励，让我增添了信心，同时也进一步领悟了文理。

当时的中南财经学院有个文学社，请碧老和我去讲课。碧老讲课后，轮到讲，此时我提请碧老到休息室休息，没想到他依然端坐在主讲台我的旁边，他说，没关系，你讲你的。直到我讲完，他才与我在掌声中一道离开。碧老让我鼓舞，更让我感动。

后来，我调离了《长江文艺》。与碧老见面少了，但他儒雅慈祥的形象，深情优美的作品一直萦绕在我心中。他给我用毛笔书写的条幅，成为我珍贵的收藏。

碧野的春风，将永远在广袤的神州大地荡漾。

我了解到，《碧野全集》2026年即将出版，该全集为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重点出版项目。如今，碧野铜像已在天山脚下的新疆石河子大学校园落成，巍巍铜像就面对着天山。新疆兵团博物馆设有碧野展览专区。2025年，广东珠江边的新地标广东文学馆，也陈设有碧野巨幅照片和书籍展览。在他的故乡广东省大埔县，“碧野书屋”更是深入人心的中小学文学教育基地。

天山长在，长江不息。碧野的文字，永远年轻；碧野的精神，永远不朽。先生笔下的美好与温暖，将永远陪伴我们。

你是一位真正意义上上过前线的战士。在华北打游击期间，你的战地报道发表在《烽火》《大公报》《文艺阵地》上。抗战期间，你在武汉小旅店住了几个月，写出了三部报告文学集《北方的原野》《太行山边》和《在北线》。

中篇报告文学《北方的原野》写的是游击队生活，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评价，你因此一举成名。从此你与茅公之间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友谊。在你六十寿辰之际，茅公专门赋长诗《丹江行》，并书条幅致贺，其中有“四十年前绿鬓郎，韶华小试便名扬”这样的诗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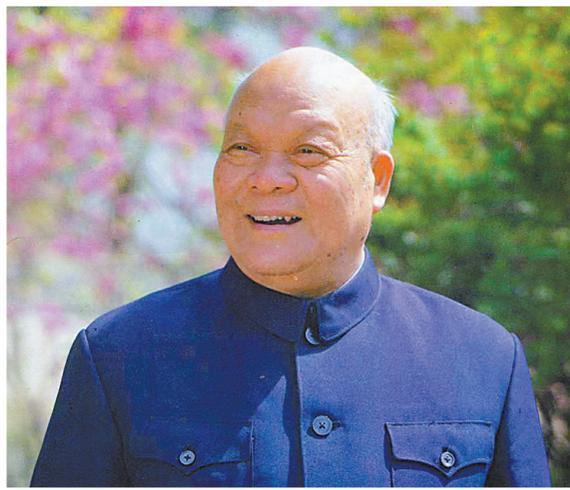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作为我党忠诚的革命文艺尖兵，你无愧于时代，无愧于人民。你的《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奠定了你在文学界的地位。散文集《情满青山》《天山景物记》，更是教科书级的文学范本。歌唱英雄的时代，是你的散文的基调。不论是描写水光山色，还是展示建设大业，你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，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。

啊，碧野，碧绿的原野！你的人格，像碧野这个名字一样，彰显着美好的和谐的正直的正义的光辉。

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，我们时常想你呀，碧公！每当我从水果湖那个大拐弯的地方经过，我都会想到在那幢简陋的高知楼上，你轻轻摇着纸折扇侃侃而谈的情景。你这样对我说：“富道，我喜欢你的作品，有股正气，还有幽默感。”你的谆谆教导，使我终生不敢懈怠。现在，你曾教诲过的富道，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富道，我依然不敢懈怠。为了文学的神圣与光荣，你的后学们永远都不会懈怠。

今天，我们纪念你的110周年诞辰，是为着向你表达我们的崇敬之心，同时向你表达我们庄重的承诺：我们要永远像你一样，做一个有良知的作家，讴歌希望和光明。

你的名字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啊，碧野！我们心中永远的碧野！



著名作家碧野。(资料图片)

## 心有阳光的大作家

□ 刘益善

湖北文坛，有著名的“三老”，他们是姚雪垠、徐迟、碧野。碧野先生，原名黄潮洋，1916年2月出生，今年是他110周年的诞辰。

1935年，碧野19岁在《泡沫》月刊发表以父亲当窑工为模特的散文《窑工》，并参加北方左联，从此一辈子跟共产党走，写作一生，发表出版了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一千余万字。碧野2008年去世时，享年93岁，而他结集出版的作品刚好93部。

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，碧野是拥有重要影响的作家，是中国作家协会驻会的十名作家之一。2008年，湖北省政府授予碧野先生“终身成就艺术家”荣誉称号。《碧野全集》被列入国家“十四五”重点出版计划，列入这一计划的是中国现当代6位著名作家的全集，即《鲁迅全集》《王蒙全集》《周立波全集》《冯志全集》《碧野全集》《卞之琳全集》。碧野是个阳光型的作家，他心里充满阳光。他的人生虽然经过苦难，他的作品中也写到苦难，但作品最后给读者的是阳光，是希望。碧野的为人阳光，做事也阳光，一个作家给世界带来阳光，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。

我们看看碧野直接用阳光和与阳光相近的词做的书名吧！长篇小说《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》《钢铁动脉》《阳光灿烂照天山》《丹凤朝阳》，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《春天的故事》《我们的农场好风光》《天山南北好地方》《通向幸福的金桥》《情满青山》《月亮湖》《长江风光录》《北京的早晨》《晴光集》等等。他的散文文集《天山景物记》，是一篇充满阳光的作品，入选中学教材，影响了几代人。

我是1973年10月从学校分配到《湖北文艺》当编辑的，在武昌紫阳路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小院里，我认识了从农村回来不久的碧野。文艺创作室后来恢复成湖北省文联，再后来又改制到湖北省作家协会，直到碧野2008年离开我们，我和碧野同在一个单位35年。我不敢说我与碧野先生同事或共事，我是说我向碧野先生学习和接受影响了35年，即使碧野去世了，他的作品和为人还一直在影响着我。

我见到碧野先生时，他67岁，一家人住在小院筒子楼的两间房里，厨房在走廊，公共卫生间在院子门口。我每天都要看到一个矮胖慈祥的半老头，在院子里进出，或到院子前面的公共卫生间方便，或出院门到街上走走，夏天手里摇个大蒲扇。我还看到碧野与夫人一起，傍晚时到附近的紫阳湖公园散步。我知道这就是著名作家碧野时，心里充满了敬意。碧野先生对人和善，脸上总是微笑，如弥勒佛一样有一种亲和力。他对我们几个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很亲近，碰到了，就和我们聊天，问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。碧野知道我在做编辑之余也写点诗和散文时，就鼓励我多写多练，歌颂祖国和人民，多写生活中的美好。

1990年我出版第一本散文集《玛瑙石》时，碧野为我写序。他在序中说：“据我所知，刘益善同志创作非常勤奋，有执着的追求。他献出这部《玛瑙石》，小巧晶莹。”他对一个年轻人的无私鼓励，给了我一缕永不磨灭的阳光，照亮我一辈子的写作。

碧野先生做人阳光，他光明磊落，淡泊明志，遇到得失，既不患得也不患失，遇到不快，也不耿耿于怀，遇到与人，含笑退让，一生荣辱，置之度外。几十年里，我就没见过和听说过他与他人发生争执，为了名利和待遇与组织和同事闹过矛盾和意见。他每天都在乐呵呵地生活着，他阳光般地生活着。一个人心有阳光，他也能把阳光带给与他接触的人。碧野的这种对人对生活的态度，深深地影响着我，我也把阳光人生当作我的目标。

碧野一生的创作数量巨大，好作品很多，不及一一细说。我这里只说说他的长篇小说《丹凤朝阳》。

要说这部小说，得先从南水北调说起。1952年毛主席视察黄河时，提出要开凿南方的南方的水调到缺水的北方的伟大设想。1958年3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周总理提出为南水北调作准备，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提议，得到会议批准。同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开始筹备，很快就正式上马。

当时，碧野刚刚出版了描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恶劣环境下开垦、剿匪和建设边疆的长篇小说《阳光灿烂照天山》。正为一部长篇小说作准备的他，被南水北调伟大的构想和丹江口沸腾的工地吸引。“到那那里去！”他立即向中国作协提出申请，主动要求到湖北丹江口去深入生活，写一部新中国最大水利工程建设的书。

1960年，碧野带着妻子女儿，举家落户湖北。他们先住到武汉，然后又住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工地。碧野的妻子和孩子在工地生活了4年，碧野在工地生活了6年。碧野在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住工棚，吃红薯干，并担任工地生产办公室副主任。有了6年的生活准备，1966年，碧野开始写《丹凤朝阳》，写到10万字时，一场运动开始了，碧野和家人下干校，10万字的原稿被抄走，从此下落不明。从干校回武汉后，碧野不忘他的丹江口，再次回到丹江口工地深入生活。当碧野从绿皮火车上下来时，发现车站有一大群人在等着他，有人喊：来了，来了！碧野一看，都是他在工地上劳动时结识的熟人，大家喊着：黄伯黄伯，你记着我们，我们也记着你！那一刻，碧野又回到了人民当中，他的眼泪流出来了。

在补充了一些生活后，碧野回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，重新开始写《丹凤朝阳》。他心里有一个执念，他在工地上6年，令他感动的那些中国第一流的水利专家，那些日夜奋战在建设工地上的曾经从枪林弹雨中走过，如今又转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者，十万工地的劳动者，他们流血流汗筑起的长龙般大坝的伟大功业，他一定要写出来，要记录下来，否则，他就辜负了人民。在紫阳路那个小院子里，碧野日夜写作，在筒子楼小房间里，他奋笔直书，他重新写成了40万字的手稿。当时，“四人帮”还在，他怕手稿再一次被抄家丢失，就让夫人悄悄地抄了一份，藏在地板下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文艺界的春天来了，天津人民出版社立即盯上了碧野的《丹凤朝阳》，先是写信约稿，此后一直保持联系。1979年，天津人民出版社文艺室恢复原社名百花文艺出版社，碧野的《丹凤朝阳》很快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《丹凤朝阳》首印10万册，得到了读者特别是水利战线广大员工的欢迎，茅盾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南水北调是造福亿万人民的伟大工程，而中国第一个介入这一工程的作家是碧野，第一部写这一伟大工程的长篇小说是《丹凤朝阳》。

碧野先生，一个心有阳光的作家，人民不会忘记他，作为一个受他教导影响的后辈作家，我永远深藏着先生心中的那一缕不灭的阳光。

## 碧野春风

□ 刘耀仑

碧野和姚雪垠、徐迟，同为湖北文坛的名家大家，大名鼎鼎，被誉为“三老”。早些年，但凡在鄂作家每年举行迎春茶话会、联欢会，“三老”等大咖也都会参加。有一年，我和道波担任联欢环节主持人，以“白桦林里马识途”做下联，对上联，很快有人以“碧野田间牛得草”对出。还以“词牌声声慢(打一作家名)”猜谜语，很快有人答出：“徐迟”。可见，碧野、徐迟的名字是多么广为人知、深入人心。

今年丙午新春，恰逢碧野诞辰110周年，作为湖北的作家，我们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自然更加念想和缅怀。

碧老是湖北文坛也是中国文坛的资深大家，创作生涯长达74年，著书93本，总计千万余字。他以对祖国的炽热情感，用作品反映了百年中国史。在中学时代，我们就熟读过《天山景物记》课文，并为它的精美生动所迷醉。它，就出自碧野的手笔。

2004年，碧老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《晴光集》，我写了评论，发表于当年10月8日的《湖北日报》。我特别赞赏了《花开花落——悼亡妻》一文，认为这是碧老的又一散文经典。字字泣血，句句凝情；厚积薄发，一气呵成。至爱至亲，至哀至恸。催人泪下，动人心旌。溢发于之芳香，若陆(游)苏(轼)悼妻之销魂。

1916年春，碧老出生于广东大埔一个贫苦家庭。他向往知识和光明，参加了北平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。1935年，在中共北方地下党领导人谷牧主编的刊物《泡沫》上，发表了以他父亲为原型的小说处女作《窑工》，作为青年作家闪亮登场。抗战期间，创作了反映抗日游击队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《北方的原野》，被茅盾赞誉“这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感情”。1938年，创作了抗

## 我们心中永远的碧绿原野

□ 刘富道

转眼间你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。我知道，你喜欢碧绿的颜色，喜欢开阔的原野。那里绿荫如盖，绿草如茵，是一片碧野，像你的名字一样。你的名字，是我们光荣的旗帜，是我们有力的支柱，无论过去和现在。

你的名字，让我们倍感温馨，心旷神怡，亲切亲近。这个散发着美妙的文学气息的名字，曾经是诱惑我追寻文学的一个因素。

啊，碧野！啊，碧绿的原野！碧野的名字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。

我追随你，踽踽学步，悄悄地接近文学，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。那时我在襄阳驻军服役，我的一位战友在地委门卫执勤，看到你到襄阳地委所持的介绍信，他神秘地告诉我，你的真实姓名是黄潮洋。啊，碧野，黄潮洋！从那时起，我就觉得你是我最接近的，值得我追随的一位文化名人。

当年，我的这位战友，也是一个文学青年，他是襄阳南漳人，那时你经常到襄阳一带采风，写了很多散文和报告文学，其中就有我这位战友熟悉的山山水水。当我听他如数家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，更激发了我阅读你的作品的浓厚兴趣。

1964年，我到丹江口驻军采访，一位战友带我上到一个山头，我们在一个亭子内小坐。他指着山坡下的一排红房子说，那里住着作家碧野一家，他还说到过你家，请你看过他的习作。我们小坐的那个亭子，你写进了散文《红花开在山崖上》，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读过这篇美文。

日长篇小说《南怀花》。1942年，他作为随军记者被派往抗战部队工作，发表了中篇小说《灯笼哨》《乌兰不浪的夜祭》等。之后任中华全国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、中共地下组织刊物《莽原》总编辑，发表了《奴隶的花果》《肥沃的土地》等中长篇小说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碧野同连队战士一起行军打仗，一手拿笔一手拿枪，发表了长篇小说《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》。

1953年他参加抗美援朝战地采访。1955年到新疆，在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5年。骑马过冰桥摔断了4根肋骨，也没回北京的家，一边养伤一边采访，写出了散文名篇《天山景物记》和长篇小说《阳光灿烂照天山》。

1961年碧野深入山高林密的神农架，徒步600多里，走破了鞋底。他是第一个走进神农架的大作家，散文集《情满青山》是他对传奇瑰丽神农架的精彩回馈。他还走遍了湖北仙桃、天门、江汉平原等地，写下了大量散文，集结《月亮湖》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，在最困难的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，碧老来到湖北丹江口水利建设工地深入生活，后来创作了长篇小说《丹凤朝阳》，这是最早反映“南水北调”的文学作品。

纵观碧野的文学作品，文学界一致认为：一是真，写真实的生活，抒发真挚的情感，不虚伪，不造作；二是美，发掘自然之美、人性之美、时代之美，点亮生活；三是情，饱含家国之情、人民之情、山河之情，情动人心。所以，我把碧老的所有文学作品，均视为碧野的春风，将久远地温暖着我们的心灵。

同时，我认为碧老在为人方面，亦堪称碧野的春风。

1973年10月，李传锋、刘益善和我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被分配到《长江文艺》杂志工作。有幸

后来读到你惠赠的长篇小说《丹凤朝阳》，那是你在丹江口生活多年的创作成果。

这些经历，大大地激发了我对作家职业的向往。后来，我有幸生活在你身边，工作在你身边，这是我的缘分，我永远的骄傲。你总是像一位老父亲一样，慈祥地注视着我们。我们切身地感受到，我们所做的每件有益的工作，我们所写的稍稍好些的作品，经常会从你那里得到鼓励。你著作等身，总是平易近人，谦和处事，绝无半点狂傲之气。你名满中华，从来不以自己的声名换取不义之利，也无意于伸手去争个什么位置。在日趋浮躁的社会里，你依然故我地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，清清白白地走完人生的里程。

我在省作协工作期间，多次到过你的书房，聆听你的教诲。你的书房里，最让我羡慕的，是挂在墙上的两件条幅，一件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题词，一件是文学泰斗茅盾的题词。1998年，我有幸读到你的《六十年甘苦我心知》手稿。这篇传记，开篇就写你终生景仰的两位老师，一位就是谷牧，另一位就是茅盾。前者引领你跨入文学的门槛，后者引领你成为文学大师。

从这部传记中，我读到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经历。你出身贫寒，年轻时流浪北平，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充饥。你“忍受着饥肠辘辘”，到大学听课，并开始写作。20岁时，就以父亲为模特，写出短篇小说《窑工》，生动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的生活，得到时任北平左联党团书记谷牧的赏识，在他主持的《泡沫》杂志上发表了。《窑工》不仅是你的处女作，也是《泡沫》杂志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。那是1935年。从此，谷牧不仅引领你在革命文学道路上阔步前行，同时也引领你进入革命队伍的行列，成为我党的忠诚战士。